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2-14

2024.9.4 星期三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『无事』不登宁国府



第十回,秦可卿病了。症状是“倦怠动,话也倦怠说。眼神也发眩”,但“并不是喜”。既然不是“喜”,那说明就是“病”喽。

贾珍的好友冯紫英推荐一位叫“张友士”的先生来给秦可卿看病。说这位张先生是“学问最渊博的,更兼医理极深,且能断人生死”。

“友士”先生果然有本事。把脉之后,不待病人家属陈述病情,便能根据脉息,自信地先说出病人所呈现的症状。

既然看对了症,下的药方“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”,其疗效自然也就毋庸置疑。要紧的是,“神医”张友士临走撂下这样一句话:“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。总是过了春分,就可望全愈了。”

说完张友士治病,作者扭头便说第二天贾敬寿辰、宁国府家宴。谁不知那“寿星佬”早已是个“准道士”,家都不回,成天在城外道观里和一群道士“胡闹”,他过的哪门子生日!作者的目的只有两个,一是提醒我们此时是九月间;二是要借贾敬的生日宴,引出贾瑞来,打凤姐的歪主意。

过罢贾敬的生日,再说起可卿的病情时,就到了这年的冬至。说她未甚添病,但形容消瘦。仍然照应着张友士之前对其病情的判断和把控。

然后又放下可卿,开始说“王熙凤毒设相思局”收拾贾瑞。大冬天的,接连顶着过堂风在夹道里硬冻了两个晚上,又被兜头浇了一身粪尿……贾瑞这“相思病”牵头的各种病症,“不上一年”都添全了。

“倏忽又腊尽春回,这病更又沉重”,“贾天祥正照风月鉴”——终于实现了他“来,来,死也要来”的风流鬼夙愿。

贾瑞死翘翘,没心没肺的王熙凤没当回事,晚上却梦到了秦可卿……这时只听二门上传事云板连叩四下,正是丧音,将凤姐惊醒。“东府蓉大奶奶殁了!”

从我们知道秦可卿生病、一直到她“殁了”,这个时间线,实际是从贾瑞作死的过程透露出来的——贾敬生日在那年九月,贾瑞从这天宴会上“见熙凤”而“起淫心”,到当年冬天中招儿得病,又发展到各种病症“都添全”,苟延至第三

年的春天之后,才终于Over。

秦可卿又死在这之后若干时日。

那问题就出来了。既然“神医”张友士说,秦可卿的病过了第二年“春分”,就可痊愈,那作者为何又偏要让她死在第三年之后呢?

福尔摩斯有句名言: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,剩下的,甭管多难以置信,那都是真相!

一个青春少妇,若不是死于“神医”可控范围内的疾病,那就只能是非正常死亡!

怎么个“非正常死亡”法?从第五回秦可卿判词“画梁春尽落香尘”和那幅“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”的图画来看,是在一个叫什么“香”的楼上,把自己“挂了”。

把她的死和“风流鬼”贾瑞搅在一起写,是作者故意把她的死因也归咎到“淫”上。

乱来的对象是谁?看她死后,谁最不顾身份辈分、不怕影响、不避嫌疑、不加掩饰地悲痛,就是谁!

(作者:钱杰 朗诵:曹凯)

爱说『脏话』的黛玉



林黛玉的“雅好”,不只葬花,还有脏话。她动不动“不觉带腮连耳通红,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,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,微腮带怒,薄面含嗔”,“撂下脸来”,啐人家一口,然后就起外号,爆粗口……

比如:第八回里,把李嬷嬷叫做“老货”,让宝玉“别理那老货”。四十二回里,又管人家刘姥姥叫“母蝗虫”。

骂贾宝玉,那就是家常便饭了。比如:“放屁!外头不是枕头?”“你这该死的胡说!”“看了混账书,也来拿我取笑儿。”

还骂紫鹃“嚼什么蛆”;又说:“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?”

骂人骂够了,还要骂鸟——三十五回,骂她自己养的宠物鹦哥:“作死的,又扇了我一头灰。”

蒙曼教授讲说红楼时说到黛玉,有句话说得很有意思:“她不缺娇惯,缺管教!”

黛玉的原生家庭是没的说的。父亲林如海、母亲贾敏都是公侯贵族高干子弟,既是钟鼎之家,又是书香之族。林如海还是“前科的探花”。当然这夫妻俩对黛玉的优质的幼儿启蒙教育,那是起跑线上大多数孩子无法企及的。但问题是黛玉六岁丧母,林如海只好让她外祖母把她接到京都荣国府养育。

我们看黛玉在她姥姥家受到的“教育”——

隔辈儿亲的贾母见到小外孙女,立时想起死去的宝贝

闺女来,把黛玉“一把搂入怀中,心肝儿肉”地整天爱个没够;大舅贾赦整天忙着玩小老婆,二舅贾政是个书呆子,这两亲舅舅连见她一面的工夫都抽不出,甭提教育;邢、王二夫人以舅妈身份,人家能说什么,老太太的心尖儿,跟着一起娇一起宠,何况就她俩那文化层次、气质水准,孩子不让他们管还好些;宝玉比她大一岁,是个小哥哥,按说哥哥带妹妹也是可以,但他妈王夫人就说他是个“混世魔王”,他在女孩儿跟前“惯能作小服低”,见到黛玉这么个“神仙似的妹妹”,早喜欢得魂儿都丢了……这就是黛玉在荣国府成长过程中、身边有可能对她的教养起到影响的那一伙人。

她倒是还有贾雨村这么个老师,教了她两年。贾雨村这个人,我们是知道的。他也是出身诗书仕宦之族,学问特别是诗文很出众,做官以后也被公认“才干优长”,说明他还是有一点驾驭管理能力——黛玉出色的诗文和偶露峥嵘的理家意识,能说跟贾雨村从小对她的教育影响没有关系吗?

这是正面的影响。那负面的有没有呢?

雨村第一次做官栽了跟头,赋闲才去做了黛玉的家庭教师。他被罢官的原因中有一条是“恃才侮上”,瞧不起人,引得同僚“侧目而视”。他这个毛病的影子,黛玉身上有没有呢?

他因攀附上林如海、贾政、王子腾这伙裙带势力,如愿以偿复了官。应天府一到任,偏遇上一桩人命官司。一问,说凶手薛蟠跑了,当即大怒:“岂有这样放屁的事!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,再拿不来的!”

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他学生黛玉的易怒、急了眼也骂宝玉“放屁”……

(作者:钱杰 朗诵:任媛)



名著的一点阅读兴趣,那便是鄙人「善莫大焉」的微愿。笑,不必当真。若因此肤浅的体会和拙劣的文字,而引起「列位看官」对古典文学看到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,二是如雪芹所云「满纸荒唐言,说出来无非供大家一笑」,我姓钱,我的眼只好算作「钱眼」。「钱眼看《红楼梦》」,一是像罗点说的「钱眼」,罗点《武陵闻见录》中笑谈「只见张郡王坐在钱眼里,那倒是一句大实话。」

宋人

